

## 半身坡艾托利

我想那裏頭應該是有個我的。

儘管日日夜夜裡纏繞潘洛斯階梯的弱力迴旋依舊徒勞地試圖把我放在外面。

晴朗的五月日沉，風自枝葉的間隙條地吹進並拂起她的髮，髮絲一劃劃地將她的視野分割成幾個幾何狀破碎的區塊，毛髮的末端刺進瞬膜她不假思索地眯起眼，風颳過耳骨凹陷處時嗡嗡的氣旋聲任由直覺的曳引無限膨脹。一切恐怕都因為溫度。它輕輕啄在她顴骨上緣使外在的感知漸漸失準，她竟感覺那是如小春日和般異質卻溫潤可人的天氣，光線無視雲層裡的絮絮霜霰穿透腦門，直直打在思緒裡，她睜眼望見光在黑線區隔出的不規則狀區塊裡顯得鬚鬚，鯉魚斑雲被染上晚霞栩栩的朱赤色，邊界卻逸散作深灰紫的色溫，她將視線專注在雲的腹處，猜想定只能將其歸因於命運、奇蹟般的偶然下非生命的產物，厭惡繆思者介入藝術施以無端報復的標的。她踏上人行道上陶土色卻鑲嵌細細晶瑩的磚瓦，閃爍著同於晚霞的赤橙偏光，回想起異邦語以燒灼的夕日餘暉形容晚霞，晚霞聽起來卻更溫馴，好像誰都可以用拇指指腹輕壓、暈染、恣意抹開那儘管只有一絲不均勻的油彩，卻誰都不可以。

我開始想倒著腳步走了，來自思緒縝密的前人們的叮囑縈繞耳畔，每循著走來的腳步後退一步，總覺得十二胸椎處附近的肋間有一團爐火間歇性地發燙，我是不想回過頭去的，那成了真實的後退，規則至少容許我偷偷作弊，瞥向後腳跟的半圓形，湊近無形的卡榫「喀」地緊密嵌合足跡、蠶食他的空殼，即使溝通與思想存在無數的空隙。只要掙脫了機械性複製，現在的我是剛才的我，尚未察覺來自世界的暗示，識必須是非實有的，執唯識真實有，亦終落入法執，恐怕不能再以意識意識尋思真實，正當我思索著這突如其來的訊號，卻再度把我抽離到好遠好遠，能掌握的從來只有語詞正面的質地，卻緣木求魚地索求更多。文字也在蜷縮，他們曲折自己的足，收起尖削方正的下顎，顎骨的頂點殘留著刺穿同族臟器的體液，結構從被刺穿的小洞開始塌陷，滲透壓讓它們更劇烈地萎縮，墨水或位元凝聚成一個黑點。我感覺那股熱浪尚未消退，僥倖我信仰中的他們慵於主動睜開雙眼，眼尾的細紋淺淺一彎使我無所適從，忽然急促的心搏和背脊沁出涼汗，她卻仍站在人行道的磚瓦上，空間的邊界早已化作若即若離的無數黑點，全彩的她在畫面裡愈顯空洞，幾近痴騷。

翌日甚至無法再讀下去，眼球的動態就要脫離上下斜肌的支配，眼瞼濡濕至黏膜泛紅，滑鼠連續按下指令鍵，調整字型顏色行高行距一點一五一點五向左對齊向內併攏向右對齊，只求視皮層汲取訊息時能舒坦一些。我鬆開手舒展掌心，直至五指間縱橫的青紫血絲清晰可見、肌肉繃得發白，掌紋內蓄積著薄汗折射出牆邊鹵素燈的金黃光澤，我端詳著掌紋是從哪裡擘裂的，視線回溯至他們的起點。軼聞常言掌紋多半是

命運軌下的紀文、今生今世的劇本，命運矗立下的陰影終比實際的生活更真切，難道連一生中該劃下多少引號都無法抗拒？我思索著背後定存在著驅使我思索的無以名狀之物，思想具像被最荒誕的權力意志推磨成歪斜媚俗的矯態，我卻因 M 指稱 **masochism** 是宿命式天贈的稟賦而渾身充斥低俗廉價的狂喜，那是一種想把自我強加在自我以外之上的慾望，透過合理的文字競技重複摩娑抽弄頂觸以滿足媚俗的渴求並推向止境最終迸發。文字就在那裡，排解的次產物。

於是生活愈往下沉了，近似於第一次在水中睜開雙眼的視角，身軀就在最低處，兩者間卻沒有其他更有效率的介質。光走進來後我們再讀了一次，反覆現身的語詞彷彿披上絲綢，在檔案裡隨著輸入符號的頻率散射粼粼的光澤，那興許是精神的延續，作品繼承作品的過往後回憶得以再現，長者在落葉漸綠時瞥見逝去的愛情。光天化日下自我受熱膨大，完成感帶來的虛榮蒙上雙眼後行姿踉蹌，直到一次雙腳交錯後絆倒，任憑無數種異質的生活踩在背脊上，同義詞存在的遺憾與陣痛終於解放，四周卻太熱了。本能地推開窗戶，蠓子和風肆無忌憚地闖了進來，直直撞在鼻樑骨上，伸手抹開牠的軀體時像按下刪除鍵般果決，蠓子的翅交疊成肉眼可見的黑點，一陣嫌厭湧上後離席，像筋疲力竭的運動員著急著在臉上潑灑水柱，臉才走出去了，風的強吻都昇華成歡愉享受，無關他我更無關真偽。